

The Epic Rivalry That Destroyed
an Empire and Forged Our Age

史诗级的巨著，普利策奖入围作品，历史与传记的交融
民族国家被发明，帝国注定崩溃，两位巨人改变了世界
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政治家，没有比历史更好的回答！

GANDHI & CHURCHILL

甘地与丘吉尔

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

[美] 阿瑟·赫尔曼 著 刘畅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Gandhi & Churchill

The Epic Rivalry that Destroyed an Empire and Forged Our Age

 **甘地与丘吉尔** 

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

〔美〕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著

刘畅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 / (美)阿瑟·赫尔曼 (Arthur Herman) 著；刘畅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Gandhi & Churchill: The Epic Rivalry that Destroyed an Empire and Forged Our Age

ISBN 978-7-5520-1538-6

I . ①甘… II . ①阿… ②刘… III . ①甘地 (Gandhi, Mohandas Karamchand 1869—1948) —人物研究 ②丘吉尔 (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 —人物研究 IV . ① K833.517=5 ② 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6792 号

Arthur Herman

Gandhi & Churchill

ISBN: 978-0-553-38376-8

Copyright © 2008 by Arthur Her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Wuhan Enlightenment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Company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9-2016-599

甘地与丘吉尔：抗争与妥协的政治史诗

著 者：〔美〕阿瑟·赫尔曼

译 者：刘 畅

责任编辑：唐云松

出 版 人：缪宏才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印 刷：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56

插 页：15

字 数：890千字

版 次：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538-6/K·366

定价：1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Gandhi & Churchill

Copyright © 2008 by Arthur Herma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① 现为巴基斯坦南部城市，1843年前曾为信德省首府。——译者注

② 原属穆斯林文化区，现为印度特伦甘地邦首府。——译者注



帕米尔山脉

兴都库什

查谟和克什米尔

阿富汗

喀布尔

贾拉拉巴德

吉德拉尔

白沙瓦

斯利那加

开伯尔山口

西北边境省

坎大哈

杰赫勒姆河

奇纳布河

萨特累季河

旁遮普邦

拉合尔

哈拉帕

阿姆利则

西姆拉

帕尼帕特

密拉特

德里

新德里

阿里格尔

阿格拉

坎普尔

瓜廖尔

法塔赫

俾路支

摩亨佐达罗

信德

卡拉奇

海德拉巴

拉杰普塔纳邦

焦特布尔

斋浦尔

西姆拉

德里

新德里

阿里格尔

阿格拉

坎普尔

瓜廖尔

法塔赫

古吉拉特邦

博尔本德尔

阿默达巴德

巴罗达市

丹迪

贾拉尔普尔

巴尔多利

孟买

浦那

印多尔

那格浦尔

沃尔塔

阿拉伯海

果阿(港)

马哈拉施特拉邦

肖拉普尔

海德拉巴

克里希纳河

班加罗尔

斯里纳加塔帕姆

本地治

特兰奎

马杜赖

马杜赖

特兰奎

马杜赖

特兰奎

马杜赖

特兰奎

马杜赖

特兰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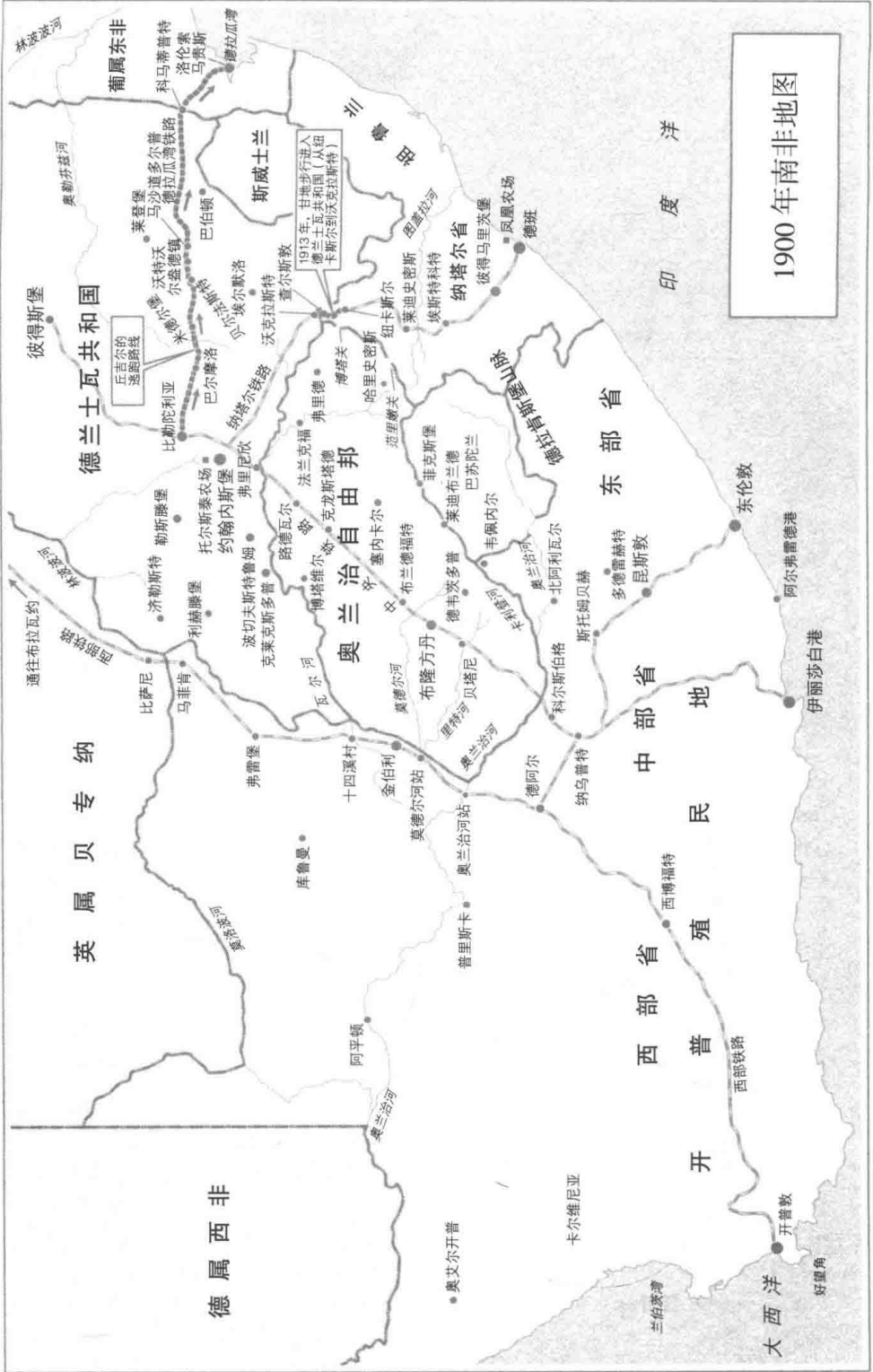
印度洋

锡兰(斯里兰卡)

科伦坡

大英帝国印度版图





1900年南非地图

献给贝丝,以我所有的爱
因为她的不懈帮助与支持

楔子

1

世人皆暴虐。

——《摩诃婆罗多》^①

兵变。这个消息如同印度洋上的季风一般横扫过骄阳似火的坎普尔(Cawnpore)^②,传遍了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也传到了欧洲人的聚居区。驻扎在德里城外密拉特(Meerut)^③卫戍部队的印度本土士兵打死了他们的英国军官,正朝着莫卧儿王朝(Mughal)^④的古都进发。据说其他印度兵正争先恐后地加入其中。定居在坎普尔的英国人原本在大群印度仆人的簇拥下舒适地安坐在大平房里,现在也开始变得惴惴不安。在南至加尔各答(Calcutta)北抵白沙瓦(Peshawar)^⑤的130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公里)范围内,英军只驻扎着一个营的兵力,总共才700人。在过去半个世纪里,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一直稳如泰山。然而,就在1857年的5月,短短几天时间之内,稳固的统治突然间变得如临深渊一般,摇摇欲坠。

所有人都因为同一个问题而备受煎熬:坎普尔的印度军究竟会继续效忠

① 又译“玛哈帕腊达”,与《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译者注。(又,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后文不再注明,标注“原书注”者除外;部分简单注释则以文内注的形式标出;全书尾注均为作者所加,见全书最后“注释”部分。——编者注)

② 坐落在川流不息的恒河河岸上,现在是印度北部重要的工业中心。

③ 印度北方邦西部城市,位于上亚穆纳河与恒河河间地区,距离德里65公里。

④ 莫卧儿王朝是突厥人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自今中亚南下攻入印度建立的封建王朝。在帝国全盛时期,领土几乎囊括整个印度次大陆,以及中亚的阿富汗斯坦等地,是个伊斯兰教封建王朝。

⑤ 白沙瓦是巴基斯坦最具民族特色的城市,位于西北边境省,曾经在公元前58年被贵霜王朝犍陀罗的迦腻色伽王一世定为国都。

英国,还是会加入叛军?就职于卫戍部队军需部的威廉·谢泼德(William Shepherd)就是其中之一,他刚刚帮助寡居的姐姐一家人搬到坎普尔。跟在印度为英国效力的大多数人一样,谢泼德也是英印混血儿。“驻地的所有人似乎都认为可怕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¹他知道这个位于恒河岸边的卫戍小镇孤立无援、不堪一击,而且,驻扎在坎普尔的印度本土部队的人数大大超过英国的白人军队,人数比高达10比1。一旦发生兵变,即便最近的援军也需要从50英里外的勒克瑙(Lucknow)^①赶来,当然前提是那里的援军仍然效忠于英国。谢泼德知道,如果坎普尔的印度兵加入叛乱,他和其他所谓的欧亚混血人和任何与英国人通力协作的人们都会有性命之虞。

那么,印度兵会叛乱吗?谢泼德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在不经意间显露出对英国人的深仇大恨和他们的无端恐惧。“你看看对我们实施的诡计,”坎普尔的印度兵跟他说过。这些印度兵拒绝将达姆达姆(Dum Dum)兵工厂生产的子弹装入他们使用的恩菲尔德式步枪(Enfield rifles),因为有谣言说这些子弹被涂上了猪油。一旦使用,穆斯林士兵将不再纯洁,印度教士兵的单一姓氏也将被剥夺。^②正是对这种子弹的恐惧触发了密拉特的兵变。如今更有谣言称他们的英国军官暗地里将猪骨粉和牛骨粉掺进了军需部的面粉中,目的只有一个:剥夺他们的种姓,也就是说,使他们沦为不洁的贱民。

谢泼德明白这并非事实真相,却不敢反驳他们。然而,他的确问过他们为什么会想着袭击平民以及跟他一样没有伤害过他们的其他人。他们咄咄逼人地围在他四周,一遍又一遍地高呼:“行了!行了!”清算过往的恩恩怨怨的时刻已经到来,将英国人赶出印度的时刻也已经到来。

一个胡须浓密、目光锐利的印度退伍老兵几乎要朝着谢泼德扑上来。

“呸!你们都一样,都是一个德行的,”他大叫着。“你们就是毒蛇,全部杀无赦!”当天夜里谢泼德将全家人带出城,转移到坎普尔唯一一处由壕沟围

^① 印度北部城市,北方邦首府。

^② 印度宗教中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两个教派分别不吃牛肉和猪肉,认为那是对他们圣主的亵渎,英国人把这两种油涂在子弹上做防锈剂,实际上是对印度人的侮辱。1857年初,殖民当局发给印度士兵的子弹是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纸包装的,使用时必须用牙齿咬破包装纸,所以引起了抵制和对抗。

绕的区域——位于城西的老骑兵医院。²

他发现,那里的人们总体情绪已经升级,变得歇斯底里。欧洲人和欧亚混血人都争先恐后地将自己的家人转移到医院的大院之内。谣传中即将临头的大难和当地人的愤怒目光都令他们倍感惶恐不安,如惊弓之鸟。大量行李箱、手提箱、旅行袋、包袱和纸板箱全都堆放在一起。孩子们在大院里四处乱窜,军官们则努力维持着秩序,而他们的太太们和姐妹们则由于高温而变得精疲力竭。本地的男仆们和奶妈们也都心怀恐惧地蜷缩在角落里。整座医院挤满了“各种人……不同肤色、不同教派、各行各业的人”,一位军官后来回忆说,“全都因为想象中的敌人而胆战心惊”。³

然而,卫戍部队司令、陆军少将休·惠勒(Hugh Wheeler)却依然信心百倍。67岁的惠勒生在印度,长在印度,而且他妻子也是印度人。他坚信他跟任何人一样很了解他手下的印度兵,此外,就像大多数老派的英国军官一样,他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度斯坦语。5月18日,惊慌失措的白人纷纷涌进医院,工人们接到指令,开始在医院外围修建一道4英尺(1英尺约等于0.3米)高的泥墙作为防御工事。但即便形势如此,惠勒仍然在写给加尔各答各位官员的信中称:“坎普尔平安无事。”⁴

再者,即使麻烦真的来了,惠勒知道他还可以仰仗比图尔(Bithur)当地王公的支持。这位王公就是众所周知的那那·萨希布(Nana Sahib)。他是印度上百位王公中的一位。这些王公独立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仍然掌控着印度一半以上的领土。那那·萨希布虽说不是一位伟大的王公——不能跟海德拉巴(Hyderabad)^①的土邦君主尼扎姆或迈索尔(Mysore)^②的王公相比,因为他们两人曾经掌控的领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面积之和还要大——然而,35岁的他富可敌国,谈吐优雅且年富力强。他曾与惠勒共享晚餐,一起打过台球,狩猎过老虎,此外,他还跟惠勒的妻子属于同一种姓。因此,惠勒最信任的印度人非他莫属。5月底,那那·萨希布带领着500人组成的骑兵部队出现在惠勒面前,这些骑兵个个披挂着闪闪发光的护胸甲,戴着熠熠生辉的头盔,穿

① 海德拉巴位于印度中部,以其富饶的历史和大量清真寺、庙宇而著称。

② 迈索尔,印度城市,在英国占领印度之前一直是统治卡纳塔克邦大约150年的瓦迪阿尔王国的政治首都。在瓦迪阿尔国王统治时代,迈索尔是印度南部的文化之都。

着线条飘逸的长袍。当这位王公发誓效忠英军时，惠勒对他感激不尽，甚至将卫戍部队的库房委托给他保管。

这无疑是个致命大错。1851年，那那·萨希布的父亲死后，加尔各答政府就自作聪明，取消了王公的年金。那那·萨希布曾向位于伦敦利德贺街（Leadenhall Street）的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申诉，然而他们却袖手旁观。1857年，那那·萨希布面临的是全面破产。⁵事实上，他那花言巧语的行为背后隐藏的是他对英国人的仇恨，而且他早就已经开始计划领导印度军发动兵变。

6月4日，在温暖的夜色中，就在谢泼德和家人们在医院的走廊里熟睡之际，突然间一阵喧闹将他吵醒。一群惊慌失措的白人早已聚在一起。谢泼德忙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有个人指着本土第2轻骑兵团（the Second Light Cavalry）的营地方向压低声音说：“听！”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谢泼德辨别出了士兵给马备鞍的声音，随后传来了哭喊声、吵闹声，紧接着一片火光突然点亮了夜空。

印度骑兵们不但放火烧了团骑术长官的房子，还拿刀砍伤了拒绝与他们为伍的印度高级军官，即本地的骑兵团长。第二天早上，这位团长被人抬到医院大院时还活着，浑身上下都是军刀劈砍后留下的伤口。几天后他在痛苦中离世。彼时，人们又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东印度铁路公司的墨菲先生（Mr. Murphy），他头部中了三枪。6月6日，那那·萨希布带领着这些哗变的印度兵在医院四周架起了加农炮，其他哗变者在城里一看到那些还没来得及逃跑的欧洲人和本地基督教信徒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屠杀。坎普尔的围城之战开始了。⁶

可怕的围城之战历时18天。900多个男女老少——不论欧洲人还是印度人——全都挤在医院大院里，挤在两幢砖楼里，其中一幢还只有茅草覆顶。他们无法与驻扎在勒克瑙的卫戍部队取得联系，而实情是那里的部队马上也将被叛军包围。任何一个主动请缨、试图突围以寻求帮助的人（包括最后出去的威廉·谢泼德在内）面临的命运只有两种：要么被杀，要么被擒。实际上，坎普尔的“卫戍部队”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训练有素的士兵。这些人不但极度缺乏粮食、水和弹药，而且保护他们的只有一条浅浅的壕沟和一堵环绕着医院的4英尺高的泥墙。叛军的加农炮发出的炮弹就这样不分昼夜地轰炸着这群孤立无援的人们。

陆军中尉戈弗雷·惠勒(Lt. Godfrey Wheeler)是惠勒的儿子,他是最早死于围城之战的人员之一。他原本就因为之前的炮战受了伤。就在他妹妹给他处理伤口时,一枚实心炮弹将他炸得身首异处。一个士兵想要安慰惠勒太太和她的双胞胎婴儿时,一颗子弹不但夺去了这个士兵的生命,又蹭过惠勒太太的胳膊重伤了其中一个婴儿。6月18日,一枚子弹命中谢泼德尚不足1岁的女儿。谢泼德和妻子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她在痛苦中煎熬了近36个小时,“如同一朵娇弱的花苞慢慢枯萎一般,她的生命就这样慢慢地流逝了”。女儿死后,谢泼德用一些旧衣服包裹住她娇小的尸体,将她葬在一个用匕首挖出来的小坑里。当天恰逢他和妻子结婚7周年纪念日。^①

由于白天的气温已经超过华氏100度^②,再加上尘土飞扬,惶恐不安的人们迫切需要的就是水。然而,大院里只有一口水井,而且不论从哪个方向看都完全暴露在狙击手的火力范围内。那些自愿去井边打水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丧生。在一枚加农炮弹将水井房和轱辘炸成碎片后,卫戍部队的士兵不得不冒着战火爬过去,徒手将水桶续到60英尺以下的水井里取水。

与此同时,大约200个英军士兵、几个忠诚的印度兵,以及所有会使用火枪的人全力以赴,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他们周围到处都是尸体,根本来不及掩埋,而且由于高温,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这些人每天仅靠一把面粉为食,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所爱的人由于没有救济也没有救援而绝望至死。一种无法掩饰的恐惧折磨着他们:如果他们或家人被叛军活捉,他们将面临何种命运?他们已经听闻,在德里,士兵和平民男子都被乱刀砍死或被子弹射穿,女人和孩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6月8日,叛军在占西(Jhansi)^③捕获了欧洲籍的男女老少,全部处死。

然而,最终提出停战条款的不是坎普尔的卫戍部队,而是那那·萨希布。他和手下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这场无果的围城之战,打算继续下一步的行动。6月24日,那那·萨希布放出一条消息:所有尚在医院大院里的人们,只要不属于加尔各答的行政管理部门,且自愿放下武器,将会获得一条保障通

① 不久,谢泼德自告奋勇去勒克瑙报信。他被那那·萨希布的手下擒获并拘押,直至欧洲军队让他重获自由。然而,他的妻子、妹妹和家庭其他成员均在围城之战中丧生。——原书注

② 华氏度=摄氏温度 $\times 9/5 + 32$,所以华氏100度= $(100 - 32) \times 5/9 =$ 摄氏37.78度。

③ 占西由北方邦负责管辖,位于印度北部,其中四分之三居民信奉印度教。

道前往阿拉哈巴德(Allahabad)^①,那里驻守着一个英国卫戍部队。

惠勒并不愿意跟一个说话明显毫无诚意的人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他的军中同僚却竭力游说他:一旦雨季开始(雨季已经逾期未至),在季风季节,他们仅有的壕沟和防御土墙将被冲垮。他们说,“面对着这么一大群妇孺,面对着所有士兵的老婆和孩子”,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⁸他们只能选择信任那那·萨希布,希望能有好的结果。

惠勒周围的人不是卧病在床,就是奄奄一息。最后,他自己也病了,不得已只好做出让步。惠勒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卫戍部队将获准携带武器行军至恒河岸边登船,顺流而下至阿拉哈巴德,且叛军须确保整个行程安全。

陆军中尉莫布雷·汤姆森(Mowbray Thomson)事后回忆,6月27日拂晓,随着一群面色憔悴、精疲力竭的男女老少从破败不堪的医院大楼里走出来,整个防御工事里呈现出“一片无比怪异的景象”。一些人双足赤裸,大部分人都破衣烂衫,因为士兵们的衬衫和女人们的裙子都被撕成布条用作绷带了。很多人由于发烧而浑身颤抖。汤姆森说:“绝对没有任何一群人像我们这样如鬼魅幽灵一般形容枯槁。”的确如此,对于这群身处印度的欧洲人而言,他们就是一群形容枯槁的鬼魅幽灵。⁹他们将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装上牛车塞进轿子,放在那那·萨希布所提供的大约16头大象的背上,开始了缓慢而悲哀的出城之旅。一大群人跟着他们向恒河边走去。虽然一些印度兵由于深感羞愧而啜泣不已,还主动帮着以前的上司和家眷搬运最后几件行李,但更多的印度兵则聚拢到他们周围,对他们进行冷嘲热讽。

6 最终这群人抵达恒河岸边。一众人等小心翼翼地沿着陡坡下到长满了仙人球和大象草的深谷,走到河滩上。12条破败不堪的驳船覆盖着茅草,早就停靠在河滩上的烂泥里。人群艰难地朝前走着,而汤姆森和其他士兵则放下火枪,率先蹚到驳船边。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河水里帮助女人和孩子们上船。突然,一声军号传来,所有人都循声回头望去。

高高的堤岸上突然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印度兵,所有印度兵都将火枪的枪口对准了无助的人群。他们一起扫射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与此同时,他们

^① 阿拉哈巴德是印度北方邦东南部城市,位于恒河与亚穆纳河的交汇处。

还发射了葡萄弹^①，原来，很多可以发射葡萄弹的加农炮早就被藏在附近的民房里。随着一声大喊，第2轻骑兵团的士兵拔出刺刀向堤岸下扑去。一个士兵的妻子亲眼看到惠勒上将被人用军刀割喉，“我儿子就死在他身边”，她事后回忆说。“一些人被刺刀戳穿，其他人则被砍到。孩子们被刺中后还被扔进了恒河。”她听到威廉姆斯上校(Colonel Williams,死于围城之战)的女儿跟那个举着刺刀正打算杀她的士兵说：“‘我父亲对印度兵一直都很厚道。’听了这话他转身走了，(可是)就在那时一个村民举起大木棒打中了她的脑袋，她就掉到河里去了。”¹⁰

印度兵将火把抛到驳船上，驳船转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就像火葬时焚烧尸体的柴堆一般。“女人们和孩子们的尖叫声四处回荡，”另一位目击者回忆说，“痛苦的祷告声不绝于耳，人们都在祈求得到上帝的怜悯。恒河水被鲜血染得一片猩红。我可怜的小妹妹……一直在大声呼救：‘哦！艾米，不要抛下我！’我看到几码^②远的一艘船正在缓慢地燃烧，我那可怜的母亲就在那只船上，而我却只能蜷缩在甲板上，悲痛欲绝。”¹¹

陆军中尉汤姆森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奋力爬进了其中一艘驳船。那艘驳船的船桨早已不见踪迹，船舵也已经被炸飞。当驳船随着水流缓慢漂动时，子弹不断沿着船舷的上缘嗖嗖飞过，将船舷削出一道道凹槽。“死伤者横七竖八地倒在船舱里，”汤姆森回忆。等到他们的船漂出印度兵的火力范围后，这些人才敢回头眺望岸上的情况，怒火中烧但又绝望至极。

堤岸上空浓烟滚滚。步枪的枪口和加农炮的炮口还在冒着青烟，燃烧的驳船也同样黑烟滚滚。停火后，幸免于难的男人们都被拖走处决，而女人们和孩子们都被赶到堤岸上，总共有125人。第2轻骑兵团的印度兵掳走了7个女孩，其中4个是英国人，3个是欧亚混血儿，其中包括惠勒的小女儿^③。其余

7

① 葡萄弹(Grapeshot)是由许多小圆球(通常为铁丸)组成的炮弹，欧洲于18—19世纪使用，主要用作杀伤性武器。葡萄弹在打击敌方有生力量时，可以使一座火炮发挥多座火炮的威力。为了便于装填，事先会将数颗球形铁弹子或铅弹子装在一个弹壳(圆桶或箱形弹体)内，或是将它们固定在一起，而将它们固定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因为会采用铁板之类的东西来固定圆状的弹子，外面没有壳包裹，样子就像一大串葡萄，所以就称为葡萄弹。

② 长度单位，1码等于36英寸或约91.4厘米。

③ 有4个英国女孩最后还是被送了回来，与其他人一起被杀死。然而，为了避免更为残酷的虐待，两个欧亚混血女孩嫁给了俘获她们的印度兵。第一个嫁人的女孩阿米莉亚·霍恩(Amelia Horne)最终逃跑。惠勒小姐成了一个穆斯林，老死在坎普尔。她在临终之时将她的不凡一生讲述给了一位天主教神甫。——原书注

人都被驱赶回城。无论那那·萨希布和他的手下将让她们面临何种命运，她们都将无法避免，唯有等待。

与此同时，身处阿拉哈巴德的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上将正在为了援救坎普尔而努力召集他的力量，但是能召集起来的士兵为数不多。兵变开始时，29个营里有12个驻扎在大西边的旁遮普邦(Punjab)^①，另外3个营驻扎在东边的缅甸，这其实也是暴动能够如此迅速蔓延的一个原因。哈夫洛克召集起来的临时军队包括由4个英国军团组成的1000人、150个忠诚的锡克^②步兵、一支本地非正规军的小分队，还有20多个志愿骑兵。这些骑兵中的大多数人有的是来自发生兵变的印度军团中无兵可带的军官，有的是来自东印度公司的文职职员和雇员。很多人都是自愿为朋友或所爱的人报仇——杀死他们心爱之人的正是他们原本信赖的本土人，他们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的印度人。¹²

如果说哈夫洛克的一部分手下是将个人恩怨作为动力，那么其他人的动力则是愤怒和惩罚叛军的渴望。马德拉斯第一火枪团(the First Madras Fusiliers)的詹姆斯·尼尔(James Neill)上校便是其中一位。他是苏格兰人，身材高大，头脑清晰，长着一副乱蓬蓬的络腮胡子，两道浓眉。“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帅的男人，”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如是说。尼尔率领的是东印度公司属下为数不多的几个欧洲军团中的一个。在本地的印度军团杀死了他们的军官并威胁要加入叛乱后，尼尔采用冷血手段恢复了阿拉哈巴德的秩序。尼尔率领久经沙场的火枪团和身经百战的锡克人沿着阿拉哈巴德大街小巷一路开枪射击、刀砍斧劈。只要发现任何穿着印度兵军服的人，不管是不是叛军，一律当场绞死。

一个英国军官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每天都至少有10到12个黑鬼被绞死。”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一到夜里，就有人驾着马车出来收尸。有的尸体被三三两两地悬挂在阿拉哈巴德各处的绞刑架上，有的就吊在树上，还有的就

① 旁遮普邦原为印度西北部一邦，现被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分为二，两国均有旁遮普邦。这个地名的意思是五条河流域地区。

② 锡克人(Sikh)指信仰锡克教的旁遮普邦人。“Sikh”(锡克教徒)一词源自梵语“shishya”，意为“弟子”或“学生”。